一六九：有點後悔

康妮母親剎時驚呆了，她雙唇發抖地問：

「那麼現在她還活着嗎？」

鄭志鵬搖搖頭。

「啊——她死了！……死了！」康妮母親目光呆滯地望着阿鵬。

這時，幾個大漢走進時裝店來，帶頭的向康妮母親出示了証件說：

「我們是差人。你是杜康妮的母親嗎？……」

至此，她不能不相信剛聽到的噩耗是事實了。

康妮母親雖然對女兒已經死心，對她以往的所作所爲十分反感，甚至引以爲恥，但是，今女兒突然橫死，做母親的豈能不哀傷？

淚水到底還是從她的眼中流了下來。除了傷心難過，她更感到痛心——康妮落得這樣的悲慘下場，可以說完全是咎由自取的。爲什麼她不好好地做人呢？爲什麼她要這樣作賤自己呢？……

鄭志鵬陪康妮母親跟便衣探員到殮所去認屍，然後，她又到警署錄口供。最後，他才送她回家去。

她到底是她的生身之母，如流了半天淚，康妮母親這時才稍爲止住了哀傷，但是，開了康妮的房門，見到房裡的東西，睹物思人，她的淚水又流下來了。

「伯母你很累了，坐下來歇歇吧！」鄭志鵬扶她到客廳坐下。

「阿鵬，如果康妮一直和你在一起，相信她就不會變壞，就不會落得今天這樣的結果。」她說，「當年，你去了英國不久，她就交上了一班壞朋友，開始變了。那時候我想，如果當時讓她和你一起去英國唸書，相信今天的康妮會是一個好好的人。後來又覺得她還小，不捨得讓她走。現在，我實在有點後悔呢！」

「伯母，一個人走什麼樣的路，有許多原因。現在太遲了！」

淡淡的黃色霧燈，高高在上，樹下掩映間，兩人摟如一人，谷秀玲痴痴的伏在溫永光的胸前，無限陶醉。

他托起了她下頜，俯首爲深吻。

她閉目承受，兩人呼吸越來越短促，她一扭頭，又將面埋在他胸前，心率的跳動聲，溫永光亦可以聽到。

「玲，我們去另一個地方。」

「那裡？」

「公園對面。」

「純粹租房？」

她點點頭。

「媽媽不許我去這些地方，除非……」谷秀玲不再說下去。

「我知，除非我們先結婚。」

她點點頭。

「好罷，明天去登記，擇期註冊結婚。」

他仰頭而望：「你說結就結！」

「你難道不想？」

「你我有意思，也還要得到雙方家長同意。」

「結婚是我們兩人的事，祇要我們一定不會有意見。」

「也得先徵求他們意向呀。」

「今晚回去，就告訴他們，明天我們就去登記。」他說。

他送她回家，在電梯一吻再吻，及至，攔着電梯，難捨難離，最後終於分開了，他看到她啓門入屋，然後離去。

谷秀玲入屋，谷太抬頭望鐘。

一六九：點枯陽穴

阿占曰：「咁又係，但邪教一定要剷除，不如同李咩講，等佢哋警方出頭。」

阿七笑曰：「阿占，冇用者也，枉你花旗長大，此處同花旗一樣，宗教自由，這個牧者昇我哋趕走，佢哋會派另一個來。」

阿占曰：「師傅，咁你教識我點枯陽穴，來一個點一個，等佢班仆街變太監。」

阿七曰：「應該諗一個兩全其美辦法，阿容，你點睇！」

師姐容笑曰：「這個世界，又邊有兩全其美之事。」

阿七曰：「我想聽下你意見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如果大麻弗得眞係由牧者搭路供應，應該可剷除來源。」

阿七曰：「掃毒可以交界警方，我哋攞獎金。」

阿占曰：「然也，爲了此事，我哋已經浪費不少人力物力。」

阿七笑曰：「又不是自出馬，安琪等於邪教搖錢樹，去酒吧勾搭男人，賺錢奉獻昇條仆街鬼。」

阿七曰：「仁義堂既然替天行道，大福堂個邊一樣照都佢。」

阿占曰：「這單嘢由佢家富親華所講咁少數目。」

阿七曰：「查清楚佢哋生意做幾大，然後都佢。」

阿占曰：「師傅，你幾時教我點枯陽穴？」

阿七馬上教授點枯陽穴方法，阿占早已識點穴方法，一點就明。

阿七曰：「記住，點枯陽穴只可以對付色魔之類。」

阿占曰：「有，安琪等於邪教搖錢樹，去酒吧勾搭男人，賺錢奉獻昇條仆街鬼。」

阿七曰：「仁義堂既然替天行道，大福堂個邊一樣照都佢。」

阿占曰：「這單嘢由佢家富親華所講咁少數目。」

阿七曰：「查清楚佢哋生意做幾大，然後都佢。」

阿占曰：「師傅，你幾時教我點枯陽穴？」

阿七馬上教授點枯陽穴方法，阿占早已識點穴方法，一點就明。

阿七曰：「記住，點枯陽穴只可以對付色魔之類。」

現代江湖實錄之八　修羅門　田長歌

一六九：畫家驅使男爲男愛奴

法國少女婚前，多數在青春發動期過兩種性生活，一是同性戀；二是異性間用「吻」滿足性的苦悶。法國女郎在帝政時代如拿破崙大皇帝時代，婚前抱着「保全處女」的志願，婚後在十九世紀初，無論男女皆有配偶以外的情郎或情婦。所以她們少有自尋苦惱的所謂純情思想，或曰只願愛情的幻想，忘了生理的不可抗拒的兩性需求。科學的看法是：比較健康。

青春男子有社會給予的尋娼妓的一條路，這和東方中日一樣；但是青春女子，却只有上述的兩條路。女性模特兒爲保持處女，神態和表情有時非眞處女不可，如姬娜便迷上了清水這個又美又富貴又富有的女畫家，並且是貴族。

當夜別了王治功，姬娜送清水返頭等套房，清水很自然地扶她入內，反關好門。清水說：

「房內暖極了，你去放水，陪我浸浴。」她吃吃地笑問：「你要我伺候你？長久作你的模特兒？」——「放水，我寬衣。」清水進浴間時，姬娜已裸身等候，她扶她入缸，然後自己也進入。小而狹的船艙頭等有的浴缸，只能容一個人，現在容下了兩個少女。

清水來不及地抱住她，兩人熱吻後，互相啜吻水蜜桃。清水坦然告知她：「阿王是我的一個理想，但在船上，只要你不給他破貞操，其他都可以讓他伺候你。明晚我設法，叫他來爲我們擦身。」姬娜一聽，心已痕痕地，哀求她道：「吾愛，請不要說下去，我怕！」她們乾了身，出來上床，互相以吻平熄了慾火。

「你眞愛我麼？我看你有了愛心。」姬娜爲她按摩，清水與她同性行全身的愛體。在抱緊了睡去前，清水暗中害怕王治功有可能會歡喜這法國女郎的雙乳，半朝天的笋型的乳芽。——「你有可能失去你的童貞，你合給他！」清水喃喃地說，呻吟着。

——「放心！當然他眞高大，東方人不多見。」姬娜睡去了，她將咀貼放在清水的胸窩。五點半清水的鬧鐘響了，她叫電話，叫王治功起床上甲板看日出。

三人同好多頭二等客人上了甲板，看東方一絲光明、海霧、紫黑色的初出一線的太陽、紫紅變血紅，她們王治功都回到清水房中，她用日語命令王治功放熱水晨浴，替我用香梘細細擦背，說我好癢！王治功完全聽話，他只着短褲，跪在浴缸邊，有如一個高大的奴隸。

姬娜不忍之心突起，她在臥房全部脫去了衣服，到浴室門口觀看。

天堂夢斷

文-明司　畫-格家

是冬天的裡天春的

此日她歸去，等黃聲遠來同看了的電影分手，明天也一早起身，寒外晴好，其實他早知晴好，一方面她昨日看了電視的天氣預測，另一方面也望到滿天星呢！她出房時遇到林太自外返，即對她說：

「在小姐家打通宵牌，小姐今天一早上廣州。」

「我要到海洋公園。」李薇說。

「天氣好，是冬天裏的春天。」

林先生出現了，問他太太勝敗如何，李薇馬上到浴室，深恐林先生久候，匆匆盥洗後出來，進了鮮奶、麵包，再脫睡衣，穿上外衣。九點二十分出門下樓，離開電梯時，即見梁雯的背影，于是大叫「早晨」，梁雯轉身與她握手，她們往搭電車到一處，很快候到專綫小巴，上車後，李薇問梁雯進過早點嗎？答道：

「吃了咖啡，多士火腿蛋。」

「我未烘的麵包與鮮奶。」李薇說。

「黃先生呢？」

「黃先生不睡在我這裏。」

「今晚要『返工』了？」梁雯笑着。

「我們是好朋友，不必否認。尊尼離開香港後你會感到苦悶嗎？」

「我們相處時，他對我挑逗而也有反應，沒有他在身邊，我沒有自發的衝動。」

「絕對沒有？」李薇奇怪。

「並非絕對，是極少的，例如月經來潮前，你比我需要強烈。」

「差不多。」李薇料自己已是說了謊：「今天天氣很好。」

阿雯！」

「宜于旅行呢！不知大陸如何？」

「在想尊尼了。」

「不是想，關心而已。」

「就是想。」

她們到了海洋公園，梁雯搶先去購門票，後來在圍中瀏覽時，梁雯提到維多利亞公園實在沒有風景可言，又不算與海親近，那就應該有一個大池塘，李薇連連點頭道：

「我與你的意見完全一樣，我感到還是兵頭花園較好，山城特色。除了此地，也眞沒有好的公園，祇是鑲門票太貴而已！」

「還好。」梁雯笑了。（一六九）

心之人

天鈎樓主人　畫　鳳鳳

一六九：新知舊雨

李七道：「老包和老馬，你倆過來！」包信和馬奔泉忙抽身跑過去。陰賜福見勢色不對，拚力連發數拳，意欲衝開缺口溜掉，但姚景升和李七一前一後將他圍住，不與他硬拚，只是不讓他逃脫！眨眼間，包信和馬奔泉已至，四面攔截，更加逃脫無望！

陰賜福內功深厚，武功路子雖是陰鷙詭異，以一敵二，時間一長，仍有取勝機會，但以一敵四，莫說取勝，便是逃走的機會也幾乎等於零！

余廟南見姚景升如此卑鄙，義憤塡膺，忍不住長身欲衝下去，却被方菱一把拉住，道：「喂，傻小子，你要去送死呀？」

「如果沒有陰賜福，可能我早已死了，如今他有難，我豈能袖手旁觀！快放手！」

「你一個人有多大力量，倒不如留一條命，待日後才慢慢想辦法替他報仇！且再等一等，也許毒烟就快生效！」

只聽陰賜福大喝一聲：「老子跟你們拚了！」

包信哈哈笑道：「死到臨頭，還口出狂言；姓陰的，你整日醫護死人，今日要你陪伴他們，也應該……」話音未了，陰賜福一拳擊來，正想閃避，忽覺腦袋一陣迷糊，雙脚不聽使喚！「蓬」的一聲，胸膛結結實實中了一記，衝口噴出一口血來，軟軟地攤倒在地！

原痛藥力此刻才逐漸生效，他內力最淺，首先發作！

陰賜福一拳得手，背後生風，知道有人偷襲，忙不迭躍開，正想向制樣去，眼前一花，李七已橫在身前，緊接着連環踢出三腿！

陰賜福再一讓，馬奔泉拳頭又至，他沉肘一格，左腿順勢一掃，馬奔泉應聲而倒，他慢慢爬了起來，請問：

（一）兩種雀的雌雄如何分別？

（二）牠們每年何時換毛？

（三）如何飼養方爲得法呢？

（四）有什麼有關養雀的書籍嗎？如何選購雀籠？

羅家昌先生：

相思鳥和吱喳鳥毛色的好與不好，主要方面有兩個：是冲涼二是飼料。這兩種鳥都喜歡冲涼，最好每天都給牠冲涼一次，然後在陽光下晒乾羽毛，毛色自然好看。籠鳥營養不足，毛色也會失色。吱喳的飼料，雀檔一般都已配好，買回來加上適量的酒餅虫、水蚊就不可少的。吱喳體型較大，宜餵以中蜢，每天分兩次餵，每次餵以四五隻，如果條件許可多餵幾隻也未嘗不可。

相思也是喜歡冲涼的雀。這兩種鳥每年都換毛一次，時間沒有固定。換毛時除了給予冲涼、晒太陽之外，更要注意足夠的營養，亦即不能少餵草蜢。在換毛期間，每天加餵一次大蜢較爲理想。至於歌喉的好壞，那是雀鳥本身條件之外，還會受到別的雀鳥的影响。譬如說相思仔與吱喳同養，而吱喳功好的，也就會帶動相思仔學唱。

相思鳥的雌雄，主要聽唱。在雀檔選購時聽過再買是最可靠的。至於吱喳，雀檔賣的，都是經過挑選的，羽毛主要是黑白分明的而無花毛的，都會是雄鳥。

飛禽走獸

鳥雀毛色好壞關鍵　一爲冲涼一爲飼料

天涯俠客無刀

秋風　文　鳳凰　圖

十三：新知舊雨

十六：回娘家逃避債務

朱太知道阿珍沒有患性病，就告辭走了。阿珍越想越不對路，生怕繼續做下去會染上性病。而萬一將性病傳染給阿炳，事情就會揭穿，那時候，一個和和睦睦的小家庭，就會因此而告破裂。

第二天，阿炳返工之後，阿珍與一對子女吃過午飯，本來應該送他們去幼稚園讀書的，她却提議帶他們去外婆家，兩個孩子當然十分高興。

其實，阿珍突然起意，帶兩個兒女返回娘家，目的是爲了逃避陳光與朱太。阿珍知道，自己與朱太同住一個公共屋邨，樓上樓下，而肥婆朱這個女人，動不動就走上門來，所以惟一可避開她的去處，就只有回娘家。

阿珍的娘家，在九龍市區的大角咀，有父母及一弟一妹，還有一兄一姊結婚之後另外搬開居住。阿珍排行第三，弟弟與妹妹叫她爲三姐。這次回娘家，媽媽也感到突然。平常時候，隔着兩個兒女返回娘家見見父母弟妹，吃一頓晚飯，一家四口又回家去。這次却由阿珍單獨帶了一對兒女回娘家，阿炳沒有回來，而且阿珍見到媽媽之後，就說要住幾天。

在結婚之前，阿珍與弟妹分別睡客廳的碌架床。共兩張床，阿珍佔其中一張床的下格位。現在兩張碌架床仍在，一弟一妹各佔一張，上格用來擺雜物，阿珍回來，就要搬開雜物，要弟弟上上格床睡，空一床給她。

十三：身世

現代社會的事業女強人，有其胸襟，有其容量。認爲養女要看看自己的身世資料，合理而平常。她不跟其他的婦人，把養女的身世秘藏起來，怕她有異心。不過，她不會這樣。

很快，媽咪從保險箱取出一張卡紙來，交到她手上。

這是一個孤女的生命簡史。

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深夜，一個少婦送來此女嬰。她把女嬰連襁褓放在院門口，院方有人見到，去追，但她已跳上一輛的士而去。

襁褓裡有一張紙寫下——

她的名字叫媛媛。無姓。

她的家鄉是大嶼山桃花村。

她是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出世。

另外，她胸前掛着一塊桃花形綠玉。

一再細看，惘然悵然許久。然後右手探進白皙子下的胸脯，扯着白金項鍊，從乳溝間取出那片隨身十多年的桃花玉。

媽咪把觀線投向她，說：「它在你身上十多年，看，它多麼翠綠！」

她喃喃地說：「桃花，桃花，應該是緋紅的！」

媽咪說：「點點翠綠，不是更名貴嗎？」

「但它不是眞正桃花！」

「是眞是假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的價值。一片桃花綠玉，比一朵眞正桃花貴多少倍？」媽咪注視着那片桃花玉，淚光閃閃。

淚水來？

「媽咪，大嶼山下有條叫桃花村嗎？」她問。

陷入思索裡，片刻，媽咪遺憾地說：「沒有了！」

「你騙我！」

「媽咪從來不騙人，特別是女兒，更不騙。早在十年前，那條村便沒有了！」

「偌大一條村子，怎麼會忽然間沒有的？」她大動作地搖頭。

「你說得對，那條叫桃花的村子，當年是在忽然間消失的！」

港海辛　外桃源

五三二：並非借屍還魂

「他會死嗎？」朱迪又問，「你這是借屍還魂吧？是不是？」

「不是的，他仍然是你的丈夫，我不會害他，」亨利答，「但你不必怕，我陪你，算是補度我們的蜜月，而他，只是沉睡而已。」

「他沉睡？」她大惑不解地問，「如果他將來睡醒了，怎麼辦？會知道這些事嗎？」

「也許他事後會知道，也許他永遠不會知道，但這都不重要的。」亨利答。

「不重要？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我們下樓去吧，邊走邊談吧。」

團友們早在餐廳等候，見他們來了，亦十分高興。

停拍照，遊玩得很開心，朱迪也不再理會面前的「羅拔」，只是一個軀殼了。

在富士山脚，旅行團停留的時間較別的地方要多得多，因此，朱迪和「羅拔」邊拍照邊交談，時間是十分充裕的。

「亨利，你的舉止始終無法模仿到和羅拔一模一樣的，爲什麼呢？」朱迪問。

「他是他，我是我，」亨利笑道，「我總該還我自己本來的面目，總要有個自我吧？外表雖然變了他，但舉止不能變的。」

「眞是鬼靈精她笑起來！」。

陰陽之間　華晏

早餐吃完，一團人坐旅遊車到處遊覽，白然少不免拍照留念，朱迪也不例外，她和「羅拔」不再理會面前的一般乘客所能瞰得到的。

另外，民航機幾乎都採用密封增壓客艙。飛行時客艙與外界大氣隔絕，艙內的大氣壓大於地的姿勢及洛地後迅速凡傘的技能，這也不是和美國的學者認爲，定量飢餓可以預防疾病，還能醫治精神病患者。

本世紀六十年代，蘇聯烏克蘭曾有一位久患重病的年輕學者，堅持飢餓一個半月，治癒了陳疾老病。（漢榮、新八八七六五）

通天曉先生：

「急遞鋪」是什麼？是否就是古時郵遞的場所？請談談我國古代郵遞的發展經過。

馮青

有史爲証

馮青先生：

我國郵遞的發展雖說是自周朝已經開始，但當時的郵遞，只限於官方的文書，人民是不能獲得郵政服務的。

「急遞鋪」是元朝所設立的郵遞制度，又稱爲「驛站」，用馬作爲運送郵件的交通工具，而且郵件又不限於官方文書，也接受人民的書信。由於元朝的交通比較發達，全國各地道路暢通，所以「急遞鋪」也遍設在全國各地，故又稱爲「通達鋪」，表示四方的書信均可通達，這可以說是中國郵遞上一個很大的發展。

元朝的「急遞鋪」，是承接着宋朝的制度發展。宋朝的「急遞鋪」，稱爲「急腳官管理，這個官稱爲「驛丞」。現在的郵政制度，是清朝光緒年間才開始建立起來的。在此之前，人民書信來往，或交由私人設立的「信局」代送，或交「巡城馬」代送。（九平、新八八七五五）

民航機何以不設降落傘

探本尋源

徐賣全先生：

乘坐民航客機的乘客，最關心的事莫過於自身的安全。不少人常常會問，民航機何以不設置降落傘，以應不測之需。

民航機之所以不以降落傘應急，這是因爲：跳傘是一項特殊的體育活動，從事跳傘者都要經過專門的技術訓練。飛機發生無可避免的故障而墜落時，如機上人通過特製的彈射椅脫離飛機，是以每秒六十米的下墜速度降落的。這對於年齡、身體質素各有不同的旅客來說，並不都是能經受得起的。此外，離機後，要會敏捷地開傘和靈活地操縱傘繩，更要有準確落地的姿勢及洛地後迅速凡傘的技能，這也不是一般乘客所能瞰得到的。

另外，民航機幾乎都採用密封增壓客艙。飛行時客艙與外界大氣隔絕，艙內的大氣壓大於飛機周圍的大氣壓力，因此，飛機升空後，客艙的門是打不開的，根本無法跳傘。

空難事故多數是在機組成員和乘客沒有思想準備時發生的，而且常發生在雲、雨、霧中，是看不到地面障碍物或對面飛來的飛機的情況下。時間極短，往往只有一至兩秒，來不及任何措施。

民航機沒有跳傘設備並非不安全，因爲其餘的救生設備還是比較完善的。客機一般都有二台甚至三、四台發動機，即使在只有一台發動機工作的情況下，飛機仍能維持最低安全限度的飛行，當然，這還要儘供選擇機場馬上降落了。飛機一旦需要迫時在機場以外的地面或水上緊急迫降，客機上還有可使旅客迅速離機的緊急出口，以及自動充氣滑梯和救生衣、救生艇等。飛行時，如果密封艙失壓，每個座位上面都會有一個氧氣面罩，供旅客應急呼吸。（半月、新八八二〇）

如何出版畫冊

可委託出版商代爲出版發行

出版物擁有版權受法律護保

法律顧問

通天曉先生：

我想出版一本畫冊。現請教：（一）如何與出版商接洽、整理畫稿、直至印刷發行整個詳細過程。（二）註冊手續及專利權如何辦理？（三）專利權的權益是否只涉及本港範圍，如何保障本人權益（如海外出版商未經許可私自翻印），法律制裁如何？有什麼國際條文可遵守？

一讀者

一讀者先生：

閣下想出版一本畫冊，來信查詢有關出版資料，奉覆如後：

（一）出版畫冊，不知是尊駕大作，還是閣下所收藏的名畫，或收集所得的某名家、或某年代的繪畫（或複製品），作系統介紹，種種情況不同，所以只能簡單介紹一下一般出版情形。

如果是尊駕大作，可以委託出版商代爲出版，先向出版社接洽，由出版社估價，一般印刷是以一千冊爲單位，因爲印製少於一千冊的印工也是一樣，只差紙的成本價而已。印刷出版是包括分色、印刷、釘裝成冊，至於封面設計，特別裝頁、編輯等是另計的。

出版社提出了報價單後，如果合意，就可談印刷所需日期，出版社能不能代爲發行，如果不能代爲發行，就要另找書報社代爲發行，條件另談。

若不打算自己付費用出版，也可找出版社洽談，先把畫冊原稿給出版社負責人審閱，如果他們認爲有銷路（這一點最緊要），出版社的立場是要有銷路，最怕「曲高和寡」，才會跟你談條件，條件有兩種，一種是出版社付稿費，一次過付給若干代價，買斷了版權，以後盈虧是出版社的事了；其次是付版權費，按出售畫冊數量計版權費，每月或每兩、三個月結算一次，若銷路不佳，則收入自然受影响，但不要付印刷費給出版社，是一種合作形式，有銷路才有收益。

若畫稿不是閣下的大作，就要考慮物主對利益的要求了。

（二）出版刊物有版權，如果是創作，出版爲刊物，就自動有版權，受法律保護，不必去任何機構辦手續。出版刊物不是一種新發明，沒有專利權。

（三）專利權是世界性的，在本港範圍以外，有人侵犯了專利權，也可循民事起訴。

版權是參加了國際版權公約的國家及在該國（或地區）有效，香港目前仍是英國的殖民地，凡英國參加簽約的國際法，本港都享有同樣權限，英國是參加了一九五二年的國際版權公約，所以在本港出版的書刊，如被外國的出版商、印刷商盜印，可依法起訴，要求排除侵害及賠償損失。（黃莎、新八八九〇三）

元朝郵遞制度

急遞鋪

史海　文　周文知

周文知先生：

東晉書法家王羲之是山東琅琊臨沂人，後來由於中原戰爭頻繁，渡江來到浙東。王羲之一過錢塘江，立即被這裏的自然美景所吸引，決定在此安家。東晉穆帝永和六年（公元三五〇年），他被朝廷任爲會稽內史，從而與這片秀麗的山河結了緣。

他聽說山陰道上有個叫蘭亭的地方，重巒疊嶂，叢林茂密，修篁疊翠，竹影搖曳，別有一番怡情的山林情趣。於是在永和九年（公元三五三年）農曆三月初三那天，邀集司徒謝安、右司馬孫綽等文人和子姪輩共四十一人，來到那裏踏青，並舉行了當時江南流行的臨水洗滌、祓除不祥之氣的活動——「修禊」。修禊開始前，王羲之和朋友們列坐在一條用亂石疊成的清流兩岸，發號施令的人，取來五隻橢圓形的青瓷羽觴，盛載着山陰美酒，輕輕地放在溪水的上端，任其悠然飄浮而下。羽觴停在誰的面前，誰就得飲酒賦詩。如果賦不出詩的，便罰酒一杯。

其時，曲水邊上笑聲不鳥蘭絲繭紙上乘着酒興一氣呵成了「蘭亭集序」。

「蘭亭集序」不但文風清秀，語語珠璣，是古代序跋散文中爲人所稱道的佳品；而且更珍貴的是書法藝術達到了登峰造極之境。全文二十八行，三百二十五字，字字似「天馬行空，游行自在」。凡重複的字，寫法也各不雷同，如七個「不」字，五個「懷」字，不同的位置，不同的處理，都隨類賦形，各有變化。至於二十個「之」字，有的流轉如梭，有的流轉如草，但皆能大小參差，百態千姿，令人賞心悅目，讚不絕口。（豐餘、八八二三）

古人古事

周文知先生：

東晉書法家王羲之是山東琅琊臨沂人，後來由於中原戰爭頻繁，渡江來到浙東。王羲之一過錢塘江，立即被這裏的自然美景所吸引，決定在此安家。東晉穆帝永和六年（公元三五〇年），他被朝廷任爲會稽內史，從而與這片秀麗的山河結了緣。

他聽說山陰道上有個叫蘭亭的地方，重巒疊嶂，叢林茂密，修篁疊翠，竹影搖曳，別有一番怡情的山林情趣。於是在永和九年（公元三五三年）農曆三月初三那天，邀集司徒謝安、右司馬孫綽等文人和子姪輩共四十一人，來到那裏踏青，並舉行了當時江南流行的臨水洗滌、祓除不祥之氣的活動——「修禊」。修禊開始前，王羲之和朋友們列坐在一條用亂石疊成的清流兩岸，發號施令的人，取來五隻橢圓形的青瓷羽觴，盛載着山陰美酒，輕輕地放在溪水的上端，任其悠然飄浮而下。羽觴停在誰的面前，誰就得飲酒賦詩。如果賦不出詩的，便罰酒一杯。

其時，曲水邊上笑聲不鳥蘭絲繭紙上乘着酒興一氣呵成了「蘭亭集序」。

「蘭亭集序」不但文風清秀，語語珠璣，是古代序跋散文中爲人所稱道的佳品；而且更珍貴的是書法藝術達到了登峰造極之境。全文二十八行，三百二十五字，字字似「天馬行空，游行自在」。凡重複的字，寫法也各不雷同，如七個「不」字，五個「懷」字，不同的位置，不同的處理，都隨類賦形，各有變化。至於二十個「之」字，有的流轉如梭，有的流轉如草，但皆能大小參差，百態千姿，令人賞心悅目，讚不絕口。（豐餘、八八二三）

一代天驕成吉思汗

古代蒙古傑出政治家軍事家

史資料　文　陳旅勳

陳旅勳先生：

成吉思汗（一一六二至一二二七年），即元太祖，名鐵木眞，是傑出的古代蒙古首領、軍事家、政治家。

鐵木眞的童年和青年時代是在動亂的歲月中度過的。他的父親是蒙古尼倫部的孛兒只斤民族的首領，死後造成尼倫部的分裂國滅亡。一二〇九年，由回鶻人建立的畏兀兒亦都護政權，歸附蒙古汗國。一二一八年，哈什噶爾、和闐、葉爾羌等也相繼投降。一二一八至一二二三年，成吉思汗進行第一次西征，佔領了中亞細亞和南俄羅斯草原，把被征服的地區分封給長子朮赤、次子察合台、三子窩闊台，建立了一個以和林爲中心的、橫跨歐亞的大汗國。一二一一年，成吉思汗向女眞族建立的金朝進攻，蒙古的金朝進攻，成吉思汗又揮軍西征西夏。一二二七年，蒙古的西征軍東返，成吉思汗在途中病死於甘肅六盤山下的清水縣行宮。

成吉思汗從即蒙古汗位起到一二二七年去世，用武力迫降了畏兀兒，滅了了西遼，臣服了西夏，擊敗了金朝。這樣，中國北部黃河以北和西北地區就統一在蒙古汗國之中，成吉思汗爲後來元朝的大統一作出了貢獻。此外，成吉思汗出兵攻滅了花剌子模和侵入歐洲，勢力達到今中亞細亞和波斯北部、歐洲東部地區，溝通了東西交通，促進了中西交流。成吉思汗的一生，對統一蒙古各部、促進蒙古社會經濟的發展，建立了不朽的功勳。（周默、新八八八〇五）

慎防出現反覆

胃病痊愈期間

醫理淺釋

周美芳小姐：

來信說到的胃病、潰瘍、胃炎，都是常有見到的。但是，你提到的十二指腸收縮，則我不情形，表現藥物已能將病情控制住。但是，這些病是較易於復發的，故首先要提醒你，不可粗心大意，尤其在食物上就更要小心。不可食得過飽，食物質要較軟，可分多餐來食，這樣再維持半年時間，相信情況就會更好一些了。

你目前是否還需要繼續服用胃藥，最好與你的醫生商量一下，他最了解你的病情。

但是，胃病之治療，半年時間並非很長，服藥時間長一些，那是沒有什麼問題的，而且是有利的，實在不必担心者。（梁醫生、新八八九九〇）

刊置　陳旅勳　一讀者　周文知　馮青　徐寶全　周美芳　羅家昌　李文平

讀者諸君來函示名示址爲要

並寫明服務版

收發室

通天曉主啓